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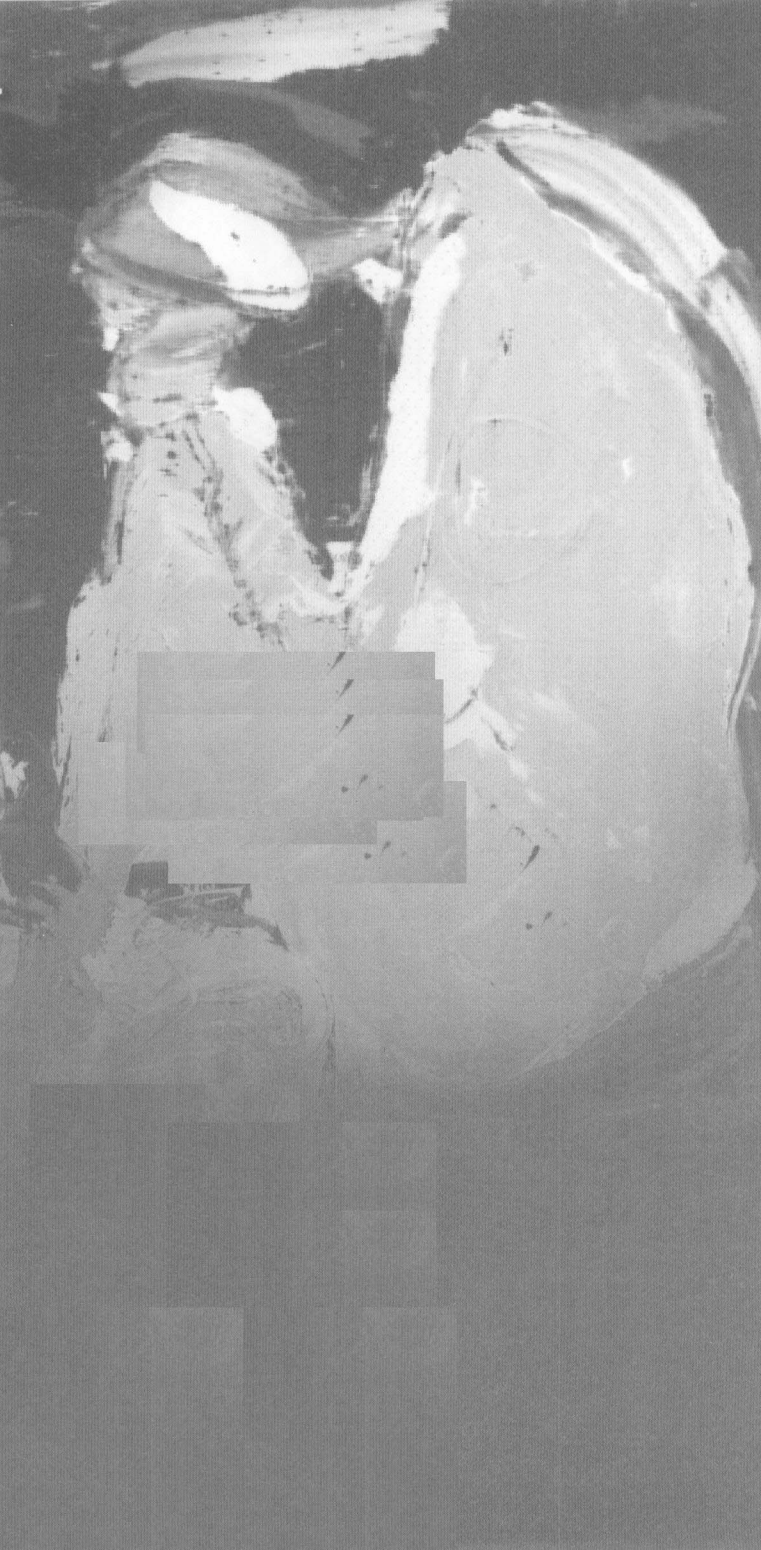
流言

小池真理子

風靜了，雲開了，
但那街巷鄰里的悄聲悄語，何時才會劃上句點？

流言

小池真理子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流言 / 小池真理子著；陳柏瑤譯。--初版。--
-臺北市：方智，1999 [民88]
面：公分。--(日本女作家系列；13)
譯自：うわさ
ISBN 957-679-670-9 (平裝)

861.57

88014922

ISBN 957-679-670-9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流言

◎日本女作家系列 13

●定價 230 元

●方智出版社
FINE PRESS

作者 / 小池真理子

譯者 / 陳柏瑤

發行人 / 曹又方

出版者 /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

電話 / 二五七九六〇〇 (代表號)

傳真 / 二五七九〇三八・二五七七三二二〇

郵撥帳號 / 一三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四三六一號

責任編輯 / 張曉蕊

美術編輯 / 陳正弦

校對 / 沈素娟・張曉蕊

原出版者 / 光文社

原書名 / うわさ

法律顧問 / 詹文凱律師

印刷 / 祥峯印刷廠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初版

UWASA by KOIKE Mariko

Copyright © 1996 by KOIKE Mariko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

PUBLISHERS, CO., LTD., Tokyo

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

and BARDON-CHINESE

All rights reserved MEDIA AGENCY.

【作者簡介】

小池真理子，1952年生於東京，成蹊大學文學部畢業，曾經從事過編輯工作，也當過自由採訪記者。

1978年策畫「當個知性惡女」專欄，並親自主筆，廣受好評與歡迎。

1985年推出第一本推理懸疑小說《逃離不開你》，以嶄新的手法描述心理層面，受到各界注目。

1989年以《妻子的女友們》榮獲第42屆「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」短篇小說獎，1995年再以長篇小說《戀》摘下「直木賞」，並長踞暢銷書排行榜達一年之久。

小池真理子一向善於以抽絲剝繭的筆法，細膩地描寫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。她曾著有《無伴奏》等長篇小說十八種、《流言》等短篇小說十四種，以及散文十五種。

【譯者簡介】

陳柏瑤，日本女子大學研究所肄業。

曾居日本六年。目前專職翻譯、日文教學及業餘攝影。



責任編輯／張曉蕊 封面設計／陳正弦
封面圖／張舒欽 內頁插圖／吳淑達

《戀》 飛邦華◎譯



大學新鮮人矢野布美子，接下了助教片瀨信太郎的助理工作，沒想到一顆心卻被片瀨夫婦的優雅以及豪放的魅力所奪佔。

透過片瀨夫婦，布美子得以一窺性的深淵，同時也打開了潛藏於自己內心深處的禁忌。

定價■99元

《慾望的迷宮》 飛邦華◎譯



一切就從愛上某個人開始……三個高中同學——女神般傾倒眾生的阿佐緒、個性特立獨行的類子和宛如完美化身的正巳，曾是摯友、知交與情人，在分開多年以後，因阿佐緒的婚禮而讓他們又再度重逢……。

這是一本充滿「慾望」的小說，更是一本充滿自我毀滅的作品。小池真理子以她一貫細膩卻鋒利的筆觸，為男女間紛亂的感情糾葛理出頭緒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出口！ 定價■270元



目錄

陀螺的迴轉

001

不祥的狗

069

蝴蝶山莊的女主人

137

流言

211

陀螺的迴轉



I

與丈夫的生活若要比喻做顏色，應該是紅色吧！是閃爍的紅，也是讓人焦慮，如火焰熊熊燃燒般的紅。

在丈夫的體內，彷彿寄居著一個陀螺，那個陀螺旋轉著，無邊無境、永無休止地轉動著。

現在，丈夫正仰坐在三人用的白皮沙發上，叨叨絮絮地說著話。條紋襯衫的鈕扣在強壯的腹肌上，宛如就要繃開似的。脖子上的花領帶，隨著他的動作，時左時右、忽前忽後，頻頻地擺動著。

散光用的玳瑁邊眼鏡，雖使那咄咄逼人的大眼顯得柔和，但卻掩藏不住肌膚如溢出油脂般的光澤和紅潤。事實上，丈夫的肌膚完美地令人害怕。今年已四十二歲的年紀，卻沒有一絲皺紋；光滑細緻的粉紅膚色，猶如擦上沙拉油的成熟蜜桃般。

介意成人病的人或許會擔心「是不是因為自己的血壓太高了」，但目前為止，丈

夫的血壓完全正常，幾次的健康檢查，也從未發現任何異狀。

麻子避免在座的人發現，偷偷地瞄著手錶。十一點四十分。應該說是還早，還是太晚了呢？若不是現在和丈夫在一起，這個時間她老早就上床睡覺了。

原本並沒有早睡的習慣。單身時，甚至熬夜至凌晨一、二點不睡也無所謂。但自從和清原結婚後，她就努力保持著十點就寢的習慣。

丈夫是一個慣於不眠不休工作、招待客人的人。每當窗外的天色漸漸微亮時，才會拖著很大的聲響回到臥房。打開衣櫃、取出睡衣、踢開脫下的衣服，再到與臥房相連的浴室開著門上廁所、放屁，一邊大聲地說著話，一邊晃動著雙人床鑽入被窩，也不顧已經就寢的妻子。

那又粗又濕的手臂圍繞著麻子的身體，艷陽般氣息的呼吸，纏綿在麻子的頸項間。麻子假裝睡去，丈夫從喉嚨深處嘟囔著誰也聽不懂的話語，意圖將麻子的睡衣鈕扣解開。麻子翻個身，嘆息地輕輕說著「討厭！」「人家想睡了」。

丈夫從舌尖發出「吱」的埋怨聲，並嘮叨地抱怨著，但也不再強迫。而後隨即取代的是滿房震耳的鼾睡聲。想塞住耳朵躲在被窩裡，但那如野獸般的酣睡聲，卻如影隨形地追趕過來。

因而被吵醒的麻子，即使再怎麼努力也睡不著。所以，每晚若不保持十點就寢的習慣，恐怕老早就因過勞而病倒了。

清原搖晃著手中的威士忌酒杯，一面大聲說著話。坐在對面沙發上聽著他說話的牧野春美，突然發狂似地笑著。就連春美經常嗤笑，那個「死板得沒救」的丈夫牧野一郎，也笑得滿臉通紅。

牧野春美，是麻子高中時代的朋友。自濱松的高中畢業後，兩人就一同進入當地的私立短大就讀。在短大唸書時，便周旋於多名男朋友間。全身散發著華麗魅力的春美，為何會和索然無味的自己，保持那麼長久的友誼關係，其實麻子心裡清楚得很。對春美而言，麻子就像是世間的避風港，是發洩情緒時的最佳聽眾。

春美短大畢業後，就和其中的一名男友離鄉背井，到東京過著同居的生活。之後，雖然曾和無數的男人交往，但聰明的她應該知道，一個玩弄愛情的年輕女子，最後會淪落到什麼樣的下場。於是她在五年前，也就是二十五歲那年，在一個聚會中認識了牧野一郎，當她得知牧野是世代相傳婦產科醫院的繼承人後，立刻毫不猶豫地為過去奔放的生活畫下休止符。

春美還在笑，牧野也愣不住地笑了起來。清原為此滿足地領首稱許。因為，只

有自己說的話受到無比熱烈的反應時，才能享受到至高無上的歡愉。

沒有注意聽丈夫說話的麻子，僅能報以嫻靜的微笑。不過，每一個人都未留意到麻子。

春美的笑聲讓身上的迷你裙漸漸地往上移。從裙底，隱約可窺見吊著黑絲襪的黑色蕾絲吊襪帶；丈夫清原不可能沒看見。

丈夫從不隱瞞自己眼睛所見、所感受到、所想到、所做的事，任何事都能毫不諱言地說出來。丈夫是那種與全世界、全宇宙締結友好條約的人，擁有藏不住的朝氣，坦率的正直。有時，又彷彿失去條理般的饒舌。儘管如此，或許是擅於說話吧，任何人無不折服於他的風格中。

「在我面前的這位，好像是充滿誘人魅力的維納斯啊！」正如麻子所想的，清原又促狹地笑鬧著。

「好久不曾見過穿吊襪的女人了。很多愚蠢的女人以為黑色內衣是妓女的專屬品，那真是偏見啊！還有一些愚蠢的男人，要妻子穿上白色棉質的內褲，自己卻到外面找尋穿黑色內衣的女人。你們想想看，一個性感的妓女若穿上那種白色鬆垮垮的內褲，還能怎樣呢？」

唇上浮現玉珠般的微汗，正是性亢奮的證據。

春美一邊撒嬌說著「討厭啦，清原先生」，一邊注意著自己的裙擺。「人家雖然穿著黑色吊襪，內褲可不是黑色的！」

牧野露出像馬般的大門牙笑著說，「那是史努比的囉！」「還是圓點的呢？」

像一個不習慣猥褻，卻拚命裝出架勢的純真少年。春美用力敲著牧野的膝蓋，邊笑罵說「笨蛋。」「這個人啊，身為婦產科醫生，卻根本不會注意到女人的內衣。再說，到婦產科醫院也不一定露出內衣啊！你說不是嗎？麻子！」麻子淡淡地微笑。不能說些別的話題嗎？說些恬靜地隨著時間緩慢宣洩的優雅談話。今晚，是爲了慶祝牧野夫婦遷居至白金的新大廈。若能說些在陽台種花植草的軼聞、或是飼養鸚鵡的趣事、最近熱門的歌劇等這些話題，至少自己還有興趣插上嘴。

笑得眼線暈開的春美，邊擦拭著眼角，邊走向廚房添加飲料。清原則露骨地，以垂涎欲滴般的眼光尾隨在她身後，最後終於不得不變換坐姿。沙發的皮革也因而發出「噠」的聲音。

「對了，今晚有些事想請教牧野先生。」

「啊，什麼事？」比清原小三歲的牧野，正襟危坐地眯起眼睛。

「牧野先生一家，擁有東京都內數一數二的大醫院。只要提起牧野婦產科，幾乎每個女人都曉得。所以我想請教你是否有意開設分院的意願啊？」

「分院？」

「是啊，小規模的分院。我就坦白地告訴你吧，清原企畫的辦公室將遷移至神保町的新大樓，而大樓的所有者就是我的朋友。不過與其稱做朋友，還不如說是我的手下較為恰當。所以大樓的租借管理也能隨著我的喜好而決定。於是，我就考慮何不召集醫療關係者，以健康事業為目標，將大樓規畫為綜合性的醫療中心。而且，明年清原企畫也計畫推出一系列有關家庭醫學的叢書。不僅如此，還考慮安排幾位專門的醫療人員到辦公室，以提供健康諮詢的服務。總之，就是所謂的健康諮詢中心。因此，如果大樓內有診所醫院的話，就可以相互介紹了，這可說是發展潛力十足的計畫呢。所以牧野先生，我才首先考慮和你的婦產科醫院攜手合作啊！」

也許是聽到那些出人意外的話語吧，牧野不禁睜大眼睛，春美則手持第三杯的馬丁尼酒間不容緩地插嘴：「好厲害呀，清原先生，你的事業還在繼續發展啊？」

「只要是我經手的事業，就絕不會留在原地停滯不前。」清原的眼睛在玳瑁邊眼鏡後輕輕眨著。「我清原所討厭的東西，就是停滯、憂鬱、悲觀、怠惰……。因為

世界是變化萬千的，如果無法跟上步伐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是一種損失嗎？人生短暫，所以才要尋找能夠豐富人生的生活方式。這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情。不論如何，明天終究會來到，即使是終日無所事事的傢伙，或是像我一樣無眠無休的人，都同樣擁有明天。這樣的平等真是沒有道理啊，我才不想和那些終日無所事事的傢伙畫上等號呢。你若要問爲什麼，那是因爲我的明天，和那些無所事事的傢伙的明天是完全不同的。」

雖然是毫無條理，僅有激烈措詞的一番談話，但春美和牧野還是笑著表示贊同。麻子慢慢地啜飲桌上的淡琴酒，心中則祈禱著這些談話快點結束。

反正現在回去，丈夫一定會大聲地叫嚷著要洗澡了、要吃晚飯了。好不容易等丈夫睡著，轉眼間卻已是早晨，然後緊接著又是接連不斷的電話。對睡眠不超過三小時的丈夫來說，清晨的電話就如同廣播晨操般的存在著。

好想睡一個好覺啊，麻子心裡想著。若能在柔軟的床上沉沉地睡去，沒有電話聲，也沒有丈夫叨叨不休的說話聲，安安靜靜地在鳥兒的鳴叫聲中醒來，將會是多麼的幸福啊！

「不管怎麼說，麻子的先生真是厲害呀。」春美嘆口氣說。「妳先生到底擁有幾

家公司啊？嗯，是三家還是四家啊？過去我根本不信任所謂的實業家，不過麻子的先生卻是例外。因為他實在太活躍了，而且經手的事業都那麼成功，真是能幹啊！」

「可是，我真擔心他會不會因過勞而死去啊！」麻子勉強地回答著。然而這一句話猶如跟不上節奏的拍子般，惹得清原、春美、牧野哈哈大笑。

「我會活到九十二歲的。」清原張開方形的嘴，以宏亮的聲音笑著說。

「真的，我在九十二歲前，即使發生什麼事也不會死的。」

「那又是為什麼呢？」春美感興趣地問著。「是神告訴你的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清原飲入的威士忌隨著口沫噴出。「神就在我的身邊，在我的兩肩附近，緊緊跟隨著。可能是舒服吧，所以也不逃走。是祂告訴我說，你會活到九十二歲。九十二，真是太棒了，還有五十年耶！」

牧野夫婦又再度大笑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起居室的電話突然響起。牧野滿臉笑意地起身說「失陪了！」然後接起電話。

「清原先生，是秘書富田先生打來的。」

清原點點頭，坐在沙發上接過無線電話話筒。「啊，是我。啊，這樣啊。我知道了，馬上就要告辭了，你也可以回去了。咦？啊，知道了。有關那件事我會在明早

做出結論，你明早八點到我家來吧。」

他掛上電話後，禮貌地將話筒還給牧野，然後回過頭對著麻子示意。「我們該告辭了，富田已經將我的車停在大樓前了。」「哎呀，要回去了啊？」春美說道。「等會兒還有好喝的義大利濃縮咖啡呢。」

「今晚承蒙你們的熱烈款待。」清原起身善解人意地說著，「真是太棒了，春美小姐的廚藝真是美味啊，新居也這麼漂亮。下次請務必到我家來坐坐。啊，對了。牧野先生，剛才所提的事我會做出詳細的企畫書後再與您商討。這是相當有趣的計畫，所以請務必幫忙。」

牧野嘴裡雖客氣地答應，其實還是一臉無法理解談話內容般的表情。

朝玄關走去的麻子突然被春美拉住。春美滿嘴酒臭味地對著麻子耳語：「雖然好久不見了，但你丈夫還是那麼迷人。」

麻子不想反駁。她承認，因為覺得清原有魅力的女人實在太多了。

「今晚謝謝妳的招待。」麻子強顏歡笑地說，「聊得好愉快啊！」

「妳啊，看妳一臉不快樂的樣子還說『好愉快呢！』」春美苦笑著說，「妳看起來好像很累，今晚回去後，在清原的臂彎裡好好地睡一覺吧！」

是啊，麻子微笑地回答。

牧野夫婦住的大樓前，正停著清原的賓士車。麻子叫住預備鑽入駕駛座的丈夫說，「我可不可以坐在後座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好像喝醉了，所以想在後座躺一下。」

清原發出「吱」的埋怨聲，厭煩地縮著肩膀。「你只喝了一杯葡萄酒和一口淡琴酒而已，這樣就醉了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！」

「唉，算了，隨妳高興吧。反正回去後妳得再爲我準備宵夜，肚子又餓了。春美做的菜雖然好吃，可惜分量實在太少了，這樣身體根本沒法撐到早上。真想大聲對所有女人說，我們表面上雖然裝作吃飽了，但紳士們的胃總是塞不滿的。那些像鳥食分量般的食物根本不能填飽肚子啊！」

麻子在賓士後座坐定後，車子即刻開動。清原接連打了兩個噴嚏，擤著鼻涕，大聲地怒罵說「可惡，灰塵跑進鼻子了。」他單手扶住方向盤，另一手則熟練地打開收音機尋找新聞節目。知道沒有播放新聞的電台後，就讓碰巧轉到的麥克·哈馬